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十三

宋 魏齊賢

葉 茶同輯

謝啟

改秩

改秩謝秦少保啟

久藉洪鈞尚阻瞻於風彩輒憑柔翰敢遂布於腹心姑

叙萍蹤少塵藻鑑竊念某幼親師訓曾與計偕偶陳駸
茂之言叨獲馬周之遇得地千里在天一涯屬羣卒之
亂常嬰城固守持孤策而輕進列柵分屯率衆士以登
陴茂一囚之漏網仰服天威於咫尺俯憑將畧於萬全
狗國忘軀庶稍償於幼志因人成事顧何有於寸功進
秩太優捫心知愧此蓋伏遇某官崑珍粹德巖雷殊姿
胸襟洞達於天人耳目淹諧於今古獨魁多士炳然見
於文章傳誦四方翕爾遵其楷式首膺芝檢緩步蓬山

由窺東觀之羣書允作北門之內相益隆人望深結主
知陞秘殿之清華司貳公之寅亮指蹤麟筆事業彪固
之傳家接武龍墀勲德武莊之入相身雖處於槐棘恩
不遺於草茅遂致孱庸有茲僥冒靜言駑鈍曲費甄陶
拂塵埃於米鹽朱墨之中借光彩於州縣輩流之上松
筠有節期歲晚以論心桃李無言向春深而報德

改秩謝執政啟

入直書林茂著討論之效進升朝列敢圖譽處之休食

已浮勞榮不蓋愧惟聖神之繼作實惠我師登壽後以
同寅求若予采當賢人衆多之運廼君子進仕之時慮
渾轂或易於瘵官故綜覈致嚴於序爵大明黜陟論咸
絕於譎張是訓用違事何容於爽侮乃若弗遺忘於遐
逝特振拔於滯淹推畀異恩闊畧前比偶脫銓曹之列
徑躋拱著之聯自非豪傑特立之賢豈稱優渥非常之
舉如某者羈單賤士瑣尾頑姿仕雖迫於為貧學粗期
於謀道邦畿論秀三玷賢朝書匠評文兩塵科選獲預

師儒之末徃臨洙泗之濱雖聖人之門難為言而愚者
之慮或有得嗣音閱歲著錄幾人屬大闡於儒風首推
行於德意士皆後志顧觥罰以何施民自勸功考黷堂
而亟就聖化凜然後振使指轉於上聞俄膺綸紱之恩
言俾贊成均之教法適會大昕之講藝獲陪多士以觀
光論難於前親觀右文之化歎嗟不足輒形體物之詞
仰塵乙夜之觀濫廁甲等之第甫叨識擢旋遭閔凶慙
慙千里之塗藥藥三載之慕日月不處倏驚素鞵之除

雨露既濡豈無黃壤之念謂釜鍾之祿雖傷於非據而
丘隴之澤尚冀於下流方大饗於合宮且均釐於寰宇
輒祈恩而自列蒙遷令以俯從功未畢於編書寵驟加
於通籍德及疵賤施兼存亡退省叨逾實有由自此蓋
伏遇某官功高弼亮道濟範圍以黎獻時舉為邦謀以
俊民用章為已任於禮文則循循而善誘在彥聖則休
休而有容念於材難寬其賞借肆令虛薄膺是遭逢某
敢不尊平日之所聞服古人之條訓推孝友以為政務

肅括以裨身仲稱所蒙庶幾無負

改秩謝侍從啟

宋祁公

疏恩過厚謾緣北海之書在職而遷免索長安之米代
匱尚容於儒館抗塵遂脫於選曹恭惟昭代之太平相
告異人之間出譽髦無數如夏曰校而周曰庠從政有
餘皆賜也達而求也藝賢能不待次舉英俊豈沉下僚
命四方吏治之官上三等言揚之牘銅章聽訟鳴絃桃
李之陰珠履從賓緩帶芙蓉之幕獨是改秩最為簡才

必得英豪以膺寵數某賦材艱淺聞道朱愚尺鷃翱翔
未出蓬蒿之外蠹魚生死不離文字之間頗曳屣以歌
商亦焚膏而繼晷晷肅肅集雍之鷺吾何慊乎哉紛紛泛
水之鳧我則異於是人不可以無學仕有時乎為貧誤
身常悔於儒冠拄頰羞持於手板曾參下泪鍾漫三千
李廣數奇事乖七八會廟堂之辨論復後造之賓興既
司泮水之采芹又佐皇華之攬轡遠者近者或訛爾心
輔之翼之請事斯語方訟散才之無用敢斬外物之儻

來有致而然亦足以發此蓋伏遇某官量包山藪氣薄
雲天公家之利無不為王佐之才大可用解衣盤礴兼
收墨悞之蠅至音舂容或取雷鳴之釜顧此寵陞之渥
蓋歸然諾之餘某敢不戒謹隨波周旋絜矩亨圖整翼
而今而後知之國士報恩未死未可量也

改秩謝宰執啟

海國嬌媮坐閱星霜之變天朝記錄過書日月之功顧
影自驚佩恩有所伏念某猥由推澤寢奉馳驅雖周行

出入之勤始終無取而諸公慰薦之意前後不衰逮茲
愆方之期猶玷干城之寄重惟多故不敢言歸至於時
豫歲和場師告慶山行海宿桴鼓罕鳴皆廟堂神化之
餘豈裘帶老謀之効胡為下考更致華階此蓋伏遇某
官道合天心功開帝典作新庶政首持八柄之公進退
百僚式示萬方之勸憐其遠外責以榮光某敢不上體
包荒毋忘責實夙興夜寐少佐鈞調之工年除歲遷尚
伸止足之請

改秩謝執政啟

叨被命書叙遷官秩爵非其稱愧見於顏伏念某從仕
至孤在人寡與早荷先皇之眷晚蒙嗣聖之知姓名偶
記於朝廷奔走殆環於天下雖服勤之粗久豈奏課之
能優敢圖考績之聞亦預勸從之錫功慙汗馬仍開五
等之封德謝執羔遂食九卿之祿恩雖從於著令感獨
厚於私心此蓋伏遇某官幹旋陶鈞愛惜名器謹三年
之計吏嚴八柄以詔王致容踈遠之資輒玷褒升之典

金少府人ノ二二
卷三十三
某敢不既衰戒得居寵思危積久致官以愧伐檀之刺
盡瘁事國更堅匪石之心

築倉改秩謝上官啟

築倉會府第賞明庭猥以下才謬當上列脫身銓筮進
秩京聯非分所宜以榮為懼竊以本朝定制列聖重規
務清流品之源最謹遷改之法視考資於歲月責保任
於官師小軼度程前功以之俱廢暫挂吏議沒齒至於
無成必有甚優之賢勞乃錫特改之恩寵盡超常比弗

以次升豈容罔功遽冒顯渥如某者受才甚下涉學未
優勉以詩書之所聞庶乎涓塵之可冀不自知其蹇淺
竊有意於高深而賦與至寒技能又寡意所趨向必齟
齟而不諧老欲侵陵尚坎壈而未艾固已無心於進取
敢復有志於功名幸聖政之惟新仰睿謀之獨運出金
錢於內帑付使指於外臺俾選官僚並建倉庾幸以一
介獲佐萬分僅書斷斷累日之勤甚愧碌碌因人之誚
至於役無告病工不淹時極棟宇之孤騫收財力之餘

羨皆自朝廷之規畫與夫膺使之勞能尸祿是慚論功
何有此蓋伏遇某官望高而善下才大而有容忠厚之
風振起流俗經濟之業追攀昔人俯矜樗櫟之微生曾
是門闌之舊物旁加收採力賜吹噓為之洗濯於泥塵
得以企及其流輩亟令駑拙均被寵榮某敢不勉蹈前
脩力收徃効駑駘即路固無虛塊之功烏雀懷恩尚有
銜環之報

教官改秩謝監司啟

備官泮水訖無講學之功通籍上都誤被褒陞之典覲
顏就列撫已若驚嘗謂人材黜陟之間實為治道污隆
之漸三載考績自舜以然八柄馭臣於周為盛此三代
而上所以號稱得人由兩漢以來莫或知其出此自重
者十年而不調速化者一歲而九遷英俊名沉於下僚
不仁或在於高位賢愚雜糅資望混並恭惟本朝深鑒
前代秩必分於九品遷有待於四期於皇聖考之興肇
修寄祿之格名實既正典章一新惟是暮職州縣之官

尤嚴資考選舉之法官之六載任者五人雖未必磨不磷而涅不緇蓋爾須言寡尤而行寡悔或由此路遂闊步於青雲或因無津終折腰於白首惟察舉之如此其密故僥倖者莫得而容顧惟何人辱在茲選某衣冠末裔蓬單孤生徒以窮空迫於甘旨擔簦躡屨八經蜀道之艱難朝糞暮鹽九涉虞庠之寒暑偶緣薄藝謬玷能書祿以代耕私自欣於將母學惟為已敢有意於為師坐閱歲時大糜廩稍後生晚輩妄見謂為可親王公大

人亦或憐其有守每於公舉誤以名聞遂令麋鹿之姿
亦隨鳧雁而進退思無取殊不自知此蓋伏遇某官學
究天人望高朝野明於國家之大體急在進賢樂得天
下之英才與之事上遂令頑鈍亦預甄收謹當益厲於
操持庶幾無愧於名義何言報德苟不辱知

改秩謝監司啟

班隨鴛鴦望紫極之清光命出絲綸脫中銓之冗調循
涯非據拜寵若驚伏念某駿異乘黃珍非結綠千金敝

帚雖乖審已之明尺璧寸陰常激競辰之念每懷干祿
異以代耕義命已決於胸中窮達悉捐於度外策名貢
籍既叨經術之科措足英躔復玷藝文之選薦由棲棘
復與采芹待問不窮徒愧撞鐘之喻素餐何補居多伐
輻之譏爰暨史書敢陳薦格偶逃官謗輒預名聞天闕
乍趨有小臣違顏之感臚傳驟聽猶當年賜第之聲上
辱宸恩內慙公論此蓋伏遇某官權衡士類黼黻人文
延譽當途每貢朽株之跡抗章中守過形華袞之褒乃

致孱庸亦蒙甄拔氣回黍谷方資春律之和海接星河
更借秋槎之便誓堅素節仰答鴻私

改秩謝上位啟

居官無可紀之能方慙老鈍上功有越等之賞仰荷知
憐預聯郎曹且紆朱紱喜既定而復懼寵數至而若驚
伏念某自知讀書頗遵直道一從筮仕惟知盡忠性朴
野而少文術迂踈而尤拙屬此干戈之後來從軍旅之
中或謂其靜而有謀或嗤其仁而不勇婉孌何有浪同

泛水之蓮別乘無聞豈展追風之騎民事正憂其無補
恩私強為其有勞劇被剡章獲階進秩赤芾畏候人之
誚倉官竊大夫之稱實不副名榮至招辱此蓋伏遇某
官性達韜業天與英雄仗節暗鳴立除禍亂運籌談笑
坐格昇平張皇雷霆之盛威洗滌乾坤之逆氣已聞世
祖賞鄧禹之元功即見唐宗封汾陽之異姓某筋骸衰
憊智術尋常但希杜甫之入川終依嚴武敢意晉公之
平蔡特用退之終始歸仁死生誓報

改秩謝監司啟

蚤服銓曹寢涉二紀晚陞京秩便若九遷豈時命之獨
違本才能之最下幸已踰分榮弗蓋慙竊稽州縣之官
最謹遷改之法有歲考之常數有薦格之限員必中程
度雖豪傑未免於積日小挂吏議至流落遂棄於終身
故士或自媒而不慙乃上欲有舉而加謹豈容甚陋亦
汙此塗伏念某學淺不根才踈無用少階世賞壯忝利
名未甘簿領之迷載冒詞場之選書馬而闕已虧萬石

孝謹之風畫虎弗成寢誤伏波子孫之戒謝激昂於徃
日寄頽靡於餘年性實愛閒姑從所好晚更多病聊薄
其官去無負郭二頃之田居乏中人十金之產悼名節
之弗立悵出處之兩違素心幾何生意無幾固嘗悔其
少作實已負於初心稍振窮塗薦依巨庇茲蓋伏遇某
官行高善下德盛兼容方且自任以當世之功名故每
用心於一時之人物憐其固陋之識許以無他採其窮
苦之辭謂之可教掩藏瑕玷假借光輝短羽差池莫稱

扶搖之便孤根零落尚煩生植之功某敢不增跂前脩
益堅短尚駑駘伏櫪猶懷希驥之心頑礦在泥詎有發
硯之意徒銘肺腑莫報門墻

薦舉

謝宰執薦舉啟

三月報政曾未有聞五最論功初無所取駭褒章之溢
美顧小己以增慚伏念某學不足以通大方才不足以
周事變一官補外濫陪簪笏者三十年積歲平遷叨紆

印紱為二千石豈有飛揚之譽可當特達之知此蓋伏
遇某官稟德恢宏挺才瓌璋惟濁涇清渭自置於胸中
故片善寸長悉收於門下聰明所照妍醜畢分致茲頑
踈亦預采飾某敢不驅馳駑力黽勉蓬心體國憂民一
遵於寬詔赴功趨事謹奉於新書上酬委寄之私兼答
獎憐之遇

謝丞相薦舉啟

幕府開蓮毛處衆賓之下剡章送鶚禰塵北海之先實

窘於中命至而懼竊以愛日行義豈君子之私營為君
得人本忠臣之自任觀古薦士信心忘情或收於縲紲
怨讐或取於道塗寒餓君子以此事主壯士死於立名
知人與知己齊榮報國與報恩俱顯寂寞晚路淪胥舊
風以仲父世封者齊無鮑公與大夫同升者魯無文子
誰獎士如郭泰使衣冠送者數千誰慕容如子儀以將
相顯者六十待以國士者未必國士取於人言者廢於
人言動榮辱於中才誤升沉於衰俗行道弗屑恥蹴與

之食羹乞墻而歸希不羞其妻妾權隱清議人欺士風
直道而行得志者鮮况某者竒形游世隻影弔身操心
與慮患昏危聞道及謀生俱勉衣冠事業半已負其初
心刀筆簿書或未甘於俗吏回心寸進驚念壯年黃葉
半而別家山東風歸而思帝國雙垂客泪四出都門白
雲孤飛故鄉何在望長安而感華髮歌蜀道而嘆青天
父母憂之而共嗟朋舊懷之而太息誰憐晚景益謝平
生慨然一遇之間收乎衆棄之後此蓋伏遇某官百器

模範羣才斧斤故塗泥皆可就釣惟棖桷不為棄物致
茲沉陋亦與題掄且報怨烈夫猶起綈袍之戀而食馬
死士尚懷卮酒之恩矧藜藿之賤儒慕功名於清世餘
生未泯孤憤猶存苟進思盡忠無蹈枉尋之辱或窮不
失義已多結草之勞

謝叅政薦舉啟

羞蘋蓼於王公久慚俎豆開驂騮之道路猥借聲光噓
枯已至於再三特報未聞於萬一竊以上臣退而憂國

仁者志欲達人鑿淄澠於閒暇之時下韋布於富貴之後故一朝而起若衆木之集明堂而萬善所歸如百川之赴巨壑茲道久墜維公主盟宜有瓊瑜之材以光賓客之席如某者起家刻苦種學闊踈五斗素餐徒喜鷄豚之養十年黃綬僅隨雁鶩之行悵乞巧以無因欲諱窮而不可乃眷陸沉之迹早逢海運之游龍擊電而魚枯雖有飛潛之異玉在山而木潤豈無臨照之私姓名未問於膺門顧盼屢回於阮眼重以不虞之譽形於有

味之言千載一彈稍覺塵纒之濯十漿五饋果由倍價
之增然而才與時違事隨命拙以乘風載響之易有覆
簣為山之難春草既肥孰起乘黃之病西江可汲寧忘
車轍之呼語極汗顏感深刺骨此蓋伏遇某官代天長
育為世陶甄策冠羣英不數孫晷之對功高三事初無
秦漢之言方問道以閔勞乃吐餐而忘倦梁公藥籠之
桂競收韓愈師門山斗相燭致茲慰薦俯及賤容某敢
不聞善服膺首公盡瘁觀遠臣以所為主懼辱大名

天下乃得斯人能忘永好

謝刑部薦舉啟

明月暗投幾成按劍驪珠坐獲不假沒淵寵非望於自
驚聲過情而為愧竊以祥刑之重議制之難持一定之
規摹猷萬殊之變態從商既畧訓夏已訛雖李悝撰次
之篇條網粗舉迨鄼侯擴摭之憲檢押寢明文積久以
彌煩事狃習而生弊以陳寵之寬厚僅除溢令之千餘
非張斐之淹通孰辨較名之二十加以代遠結繩之治

吏矜刻木之名既猾賊以任威稍因緣而為市故手一
上下則真偽奚聽顧一左右而殺生遂殊深文傳致于
反唇巧詆滋深於刺骨甚矣牛毛之令傷哉臆臘之刑
惟一夫之或嗟殆滿堂之不樂故治之端者在於法神
而明之惟其人差詔外之一言迥分故誤探懷間之兩
劾陰有重輕決平苟昧於簡字丕蔽豈臻於閱實洪惟
清世尤謹丹書並儒館以聚徒偕賢科而選士載命公
卿之列旁求州縣之才俾以名聞得充歲貢自匪文推

亡害業茂惟良季路片言素優於折獄咎繇淑問彌允
於獻囚則何以副欽恤之丁寧膺明揚之慰藉案披數
百坐馳霹靂之聲法究三千洞見江河之旨俯循閭茸
仰玷品題如某者佔卑陋儒繡輦謏聞學僅盈於耳剽
道莫著於心潛綴爾雅之蟲魚既非磊落習枚臯之賦
頌終類俳倡矧鼃技之已殫加金科之未練問公私而
靡對夙情蛙聲書訊鞠以不知幼慙鼠効敢意踰涯之
寵遽加過實之榮顧揣己以無從宜推恩而有自此蓋

伏遇某官以道徇世與時挺生簡在上帝之心自任天下之重哀窮弔屈詔廷尉之寬平取異拔竒負人倫之鑒識

謝禮侍薦舉

春伯主盟方廣搜於雋茂月卿傳諭將並錄於踈庸惟戴德之云初豈控忱之敢後竊以賢人引類必有為鄒木之容賤子具陳乃預得季金之諾事誠希曠衆為歎浴伏念某少孤多竒晚仕寡與攝微官而獨冷温故業

以自娛九仞之簣猶虧猥拘薦格百丈之尖如合庶廣
選場此蓋伏遇判部直院侍郎學造聖幾才周世務中
臺典禮制深刺於六經內禁代言文遠同於三代簡注
即登於弼亮薦揚靡間於么微某自聆好音彌激懦志
萬間廣廈之芘方與衆以均歡一言華袞之褒願及今
而蒙寵

謝給事薦舉啟

大賢所舉無非人品之瓌竒晚學何知首預筆端之黼

黻揆此虛庸之資凜乎稱愜之難祇益愧懷靡加榮觀竊以志士之處世尤重先達之知音彼在上者莫不揣摩可用而推揚則在下者亦當斟酌可從而依附自非碩德難託此身如得其依則一名士可以自奮苟失其地則八司馬反以招辜必其道義足以鎮壓羣心智識足以否臧後進精神所照媿妍畢形馨效既加聲稱立振豈獨仰希榮路脫卑辱幽滯於此時蓋將永附青雲借寵譽光華於不朽非如公者孰主斯盟故夫襲衣博帶之名流咸願定價

收名於一字豈容尾瑣有玷品題如某者稟固不靈少未
更事徒誦父叔之訓粗親師友之規五世讀書常懼風流
之墜十年刻志極知紈袴之非初被賞延繼塵科級念吾
斯之未能信何以臨民使製馬而傷實多其敢忘學方將
捐身岑寂一意覃研探性命道德之大原覈治亂安危之
極致雖夜以繼晷而力不從心自顧液滿終難施於斤斧
誰為的顙亦見飾於羈纓得地以歸唯天知幸此蓋伏遇
某官直清勁正柔嘉惠和氣稟三光五嶽之全學洞八索

九丘之奧扶持名教論不詭於聖人蘊抱典常達可行於天下以殊科而自致由直道以結知兩禁通班譽益隆於封駁十連作牧恩更厚於撫綏然廟謨至重非如晦莫與籌之矧主眷方隆顧弱翁行大用矣既昭昭功業之著猶汲汲人材之求謂砥礪有助於醫師而牛鐸可充於律呂咸歸錄用固有棄捐昔駿蔑見稱於一言阮瞻更知於三語以斯而舉猶曰其難而某契未講於通家誠莫伸於削牘曷為過聽俾遂憑依求之古人誰

其有此待以國士報將謂何尚登君子之堂少脩父執
之禮聞未聞而見未見倘從容而接辭步亦步而趨亦
趨慰平生之願學

謝刑部薦舉啟

述六職而稱令每懷血指之慙辱一諾以增榮何啻華
軒之貴榮踰意外愧溢顏間竊以仕不患於無聞善常
難於舉類非水北山人之名譽則烏大夫肯置之幕中
必江東少年之詞章斯唐諸公爭致之門下何先進後

進之希偶由以賢遇賢之不齊未聞嵬瑣之無竒獲預
賢明之重諾如某者有至愚極陋之累無宿資蓄貨之
因長叨延賞之恩姑作代耕之養薦更佐邑茂聞襍線
之長不學入官惟有面墻之累豈意踈庸之迹誤膺特
達之知此蓋伏遇某官明習憲章通達國體奉八法而
佐長謹三尺以持平職既守於蕭規評咸推於許旦提
衡後進推轂諸生致茲無似之踪亦預過情之譽謂持
身廉謹猶防不戒之虞謂吏事可稱尚慮推煩之誚袞

衣濫叨於溢美厦屋全藉於忤懜某敢不固守官常益
修士檢一朝口腹猶知感園官菜把之恩末技墁坊尚
不違主人屋食之當矧辱丘山之惠敢忘犬馬之誠苟
沒齒以難酬誓結草以為報

謝察院薦舉啟

効官芹館曾何補於青衿奏牘楓宸遽沐褒於華袞寵
踰望外愧溢顏間竊以炎漢崇儒必先經術李唐選士
尤尚詞章開戶牖者悉務專門窘邊幅者亦足名世表

頭擅價大手馳聲各得一偏鮮具衆有猗歟昭代富矣
斯文考道藝以興賢能謹庠序而申孝弟增養多士兼
行兩科騰騰學海之珍鱗矯矯儒林之瑞羽居為領袖
允謂著龜宜得通明典雅之流迺副特達圭璋之舉如
某者耕道殊淺績文頗踈河伯順流而東始旋日月尺
鷗騰躍而上不過蓬蒿未甘退藏直欲自試備員教席
託此使臺喜慰倍常彙緣有舊今睿聖龍飛之旦正英
豪鯤化之時嘗附青雲獲攀丹桂雖今日霄壤之異趣

然當年名字之同升歎疲曳而瞻岩堯敢希前輩厚契
分而論悠久果見可人夫豈偶然實為幸矣茲蓋伏遇
某官中懷高義外借溫顏思嘉魚樂與之誠廣菁莪能
育之意情瀾洒潤唾玉流輝雁陣之集於江湖豈以多
而為冗鷄肋之登於鼎俎曷嘗微而見遺致此孱庸重
蒙題品某敢不旁搜載籍盡洗陳言鈍若鉛刀或可充
一割之用駮非驥足庶幾成千里之功

謝察院薦舉啟

備員半刺早託比於蘇天剡奏九重辱過褒於襍鶚揣
省非據感激何窮竊以事君以人蘭陵之篤論惟善舉
類左氏之格言蓋大匠未嘗棄材而遠臣觀其所主鄭
當時好言長者蕭望之多薦名儒江東三岑並播佳譽
令君四俊爰歷顯途欲大後來必資先達預茲選者難
乎人哉某也呻吟陋儒蹉跎短韻文詞骯髒慙無倚馬
之工才術荒疎曷造解牛之妙憶初總角幸獲過庭暨
貢西廡濫中上舍宸庭釋褐初嘗妄跂於功名仕路折

腰中迺益乖於志願棲遲州縣汨沒星霜時之適米天
不終困念南泉披膽於公表已聞警歎之音俾武陵趨
事於使臺更惜齒牙之論顧惟際會直有蚤緣此蓋伏
遇某官德宇包蒙談河洒潤庇非煙於纖棘回暖律於
寒鄉志在澄清屢攬范滂之轡力圖經濟行為傳說之
霖油然筆端澤及部內遂令尋尺亦浼丹青某敢不拂
拭塵衿磨礱素履塊然頑鑛固已處身於鑪錘之中最
爾卑飛庶幾附翼於雲霄之上當圖一得以報萬分

謝郎中薦舉啟

寤寐韓門久負泰山之仰發揮孔思遽貽華袞之褒愧
溢於榮得非所稱竊以皇家有薦舉之法仕路無淹滯
之材在上引領者欲廣於搜揚為官擇人者不輕於許
可自頽風之奔競嗟此道之棄捐或託之權勢以求遷
或干以苞苴而取寵既賢否之難別宜毀譽之不公况
瑣瑣碌碌之無竒復踽踽涼涼之可笑敢意荒踈之迹
誤膺特達之知如某者派出銀潢慶流玉葉舊學有慚

於歆向多文莫紹於間平偶陪南國之英濫折東堂之
桂已玷縉紳之妙選敢辭州縣之徒勞雖不負丞愧藍
田之往躅然為委吏晞闕里之高風初無蠅木之先容
忽有爨桐之異遇茲蓋伏遇某官高文行遠厚德鎮浮
擅吾道之津梁湛人材之水鏡夙飽映窻之趣古學精
深更揚擲地之聲英詞瞻縟苟寸長之足取必宏量之
兼收故竹頭木屑之不遺亦馬勃牛溲之並蓄致茲孱
陋猥被品題某敢不盡瘁於公持身以潔念天支之擢

秀已備過情俾儒席之推珍更叨延譽倘忝附宗英之
羨庶少酬國士之恩

謝董侍郎薦舉啟

李漢老

隨驃騎之幕濫備執鞭刻公車之章遽蒙推轂心感恩
於破白面抱媿而發紅伏念某稟生多艱從官尤拙貴
人令其出門下既不善於走趨大夫羅而致幕中亦倍
勤於收拾豈謂半年之內復為千里之行治法征謀紛
紛未定幕籌檄筆碌碌無竒然白日實照其精誠則赤

雲可占於勝氣况值匈奴百年之運必復春秋九世之
仇颺犀札而叱犛旄在此行矣對龍額而獵麟脚切有
望馬曾未輸橫草之勞何遽辱采蘋之薦之吳下阿蒙
之學顧曰淹該無江南子布之詞反云典麗裨益之功
甚寡獎予之賚何多伏遇某官以社稷臣為詩書帥孤
忠可貫於日月至誠足達於天淵一鶴一琴人皆望清
獻之出萬牛萬甕賊必待崇文之擒佇觀十乘之行大
作三軍之氣繫單于之頸慰祖宗在天之靈犁匈奴之

庭為邊隅失地之戒於以侈旂常之績歸而策鼎鼎之
勳凡在紅蓮綠水之間必入赤箭青芝之用某敢不力
磨其鈍圖稱所蒙插羽銘山敢銜文章之小技冶金伐
石願歌竹帛之大功

謝曾叅政薦舉啟

起亞相於午橋行將入覲薦謏儒於寅陛轉以上聞趣
裝如其匆匆推轂胡為而汲汲仰窺盛意俯激愚衷
竊以魏公用則所舉皆正直人司馬相則其徒行經濟

學或拔才於選調或引類於經筵蓋畫錦堂嘯咏之時
每詢人品而耆英會徜徉之際常訪才賢况當聖主之
勵精方召大臣於閒散必也搜羅俊傑使之馳騫事功
如某者素有苦心本無媚骨青衫素髮消磨十八載之
光陰黃卷短檠感慨百千年之理亂但見與世枘鑿不
為隨人桔槔米吟苜蓿之盤正在槐棘之里豈無虬蟉
之援可以攀躋自顧麋鹿之羣甘于恬退寧方為拙耻
曲而遷不知何取于高明乃至垂情于寒畯豈必求乃

予至有如程子之所規故敷奏以言猶愈知仲淹而不
薦品題高而無實以稱力量大而有請必行此蓋伏遇
某官忠冠臣隣名在彛鼎盛年勇退不依偃月之堂晚
節益香好在靈光之殿上有意北方之經理公豈宜兩
野之夷猶江左有管夷吾何憂得於親見齊國用樂正
子為政誠所喜聞方將錄夾袋以儲才乃先使錐囊之
露穎稟誓堅素守圖報罔知焉有文章得預元祐科名
之列尚存氣節要賡慶厯聖德之詩

謝叅政舉獻納科啟

李漢老

塵纓解縛方將發興於雲山宗袞垂優猥使司存於雨露喜固多於溢美恥乃在於過情其殆無私之私豈容不德其德竊以士無賢不肖均欲希一世之知德不孤有隣亦樂道諸人之善蓋近來仕進之徑實罕由薦舉之門心肯命通底勞介紹言甘幣重自有黃緣宗臣之秀十科本為何事冢宰之計羣吏不出此途遂令拔天之章僅作畫地之餅然某所見與衆則殊樂莫樂兮相

知止願出大賢之門下得不得之有命寧湏商小利於
楮中矧如不腆之踪可謂所持者狹識字有數學何有
於多聞了事亦痴才豈周於庶務德不足以望粹然之
器文不足以窺作者之藩宜諸公臺省之登庸任此士
江湖之落莫繫誰欺於鑒裁羌忽累於明揚方正乃賢
良之科必名門而後稱獻納蓋侍從之事宜俗吏之能
為况去國十三年之餘閱人多矣今起家二千石之薦
舉世觀焉不應凡材猥玷異數伏遇某官清朝良弼名

世真儒鍊色石以補天親揮九日觸佞山而還里坐閱
一星甫尋川路之風煙適值岡巒之烽火內嚴殄捕外
示招懷賊憚崇文之名若杵投白民誦西平之子惟我
有臣俊又宜在於旁招巧拙猥容於雜進有如庸下亦
備數中某敢不勉自激昂圖維稱塞有吏才更世事愧
非臨川老子之倫絕當世追古人敢忘眉山端明之薦

謝侍從舉換文官啟

誤塵恩命特易班資度德無堪撫心增懼雖去彼取此

均曰服勞而舍短用長粗知從欲再循幸會尤切兢凌
昔者朝廷分建百官文武均為一致逮乎選舉不一仕
籍寢分儒生擅文雅之風武夫夸疆場之任國家病人
材之偏廢開吏道之通規或貿厥官亦從所志換東曹
者素寡脫右部者實難初試其藝則十或二三今薦而
用則百不得一如某者性資凡闇智識謏拘姑求得祿
以養親安暇擇官而就列一劍之事誠有未知六藝之
文乃所願學間闕末路困折萬端殆將等於臺輿豈止

供於呼召竊論先王之糟粕人以為狂進登君子之門
墻已猶知愧栖栖俗狀後役半生謂秦無人敢辭清議
與蒯為伍頗屈素心已甘孤宦之飄零忽累大臣之論
薦遽超常格叨預優恩此蓋伏遇某官一德亮天大鈞
轉物攬多士而並用拾寸長而不遺致此微蹤俾更舊
秩敢不仰圖報稱益勵踐修躍冶之金固已不祥於物
棄溝之木猶將有用之材

謝給事薦舉啟

卜結茅之地斂翼故棲玷薦賢之書方駕時俊名浮其實愧溢於顏伏念某智短而迂器近且陋龔勝非撥煩之吏王融無御人之才唯自知之甚明宜去歸而從好豈期棄物借重名卿此蓋伏遇給事贊讀振藻儒林飛聲藝圃大雅斯在進陟東臺之崇體貌迥殊獨高宮府之選行當揆路盡致英材夫何沓颯之人亦被簸揚之賜某年侵衰老日劇疋孱得入帝城敢希於聖世躬耕谷口誓畢其餘生但負感銘無階圖報

謝給事薦舉啟

望出非常須幸瞻於約履喜必溢美俄誤被於袞章誰
為執事之欺實愧過情之譽竊以惟善斯能舉類何世
而不生才由是非之弗公遂名實之並亂倘珍蕭艾蘭
自悶香或貴砮砮玉將韜積自非識高阮眼名擅許評
素領袖於儒宗孰權衡於人物如某者履錐近用鞢綫
短委僅存一得之愚動有五窮之技早游藝圃謂編簡
之甚靈速涉仕途覺儒冠之多誤侵尋歲月蹭蹬風波

志空大而莫酬才愈疎而難用視舌猶在顧影自憐勉
為米以折腰豈漫操刀而製錦解破鷄而得粟但聞歌
甌以生塵茂補公家政虞官謗遽辱薦詢之及深論尸
素之慙彼執手而上駸明言應可采倒屣而迎王粲才
固攸宜未有進趨纒望於光塵踪跡方混於俗吏亟蒙
簡拔似軫滯淹味特達之深知見品題之好語拜嘉甚
寵戴德何窮茲蓋伏遇某官雅量鎮浮高風立懦肅肅
備禮樂之器森森聳梁棟之材無助是為正人不容乃

見君子十年去國共驚滄海之遺珠一日立朝遂作朝陽之鳴鳳身名俱泰草木皆知方將入總於機衡尚倚分憂於屏翰俯收寒素曲被甄陶至若空踈亦叨料理如鷄捨地未免傍人而飛異雀銜環或有報恩之所

謝上司薦舉啟

詎勉宦情方竊州治中之祿瀾翻薦口誤府部刺史之知深愧素餐難逃清議雖至公無私於謝然此心敢負其恩竊以朝廷以外任而匪輕監司於他官而尤重既

送之以禮樂光華之遺復與之以郡國省察之權惟黜
疏方廣其聰明故絲綸載頌於旨訓謂潁川之治莫長
於黃霸而海沂之康故賴於王祥欲其擇今日守倅之
賢有以備將來牧伯之選以類舉類蓋國家有意於甄
陶惟賢知賢在左右宜公具藻鑑將厭輿論當求實能
伏念某翰墨非長器局甚下閩鄉類試濫竊亞名漢殿
決科僅償壯志薄宦初辭於捶楚孤踪久困於塵埃嬾
慢雖成豈不堪上官之拜清白自許安肯從俗吏之非

詎圖華袞之褒何翅犧尊之飾靜言虛辱若有宿緣茲
蓋伏遇某官模楷斯文推輓後進拔茅連茹而彙征以
苦因雲洒潤而芬澤以流臭味則同固無嫌於草木枝
葉可采諒無棄於封菲遂使孱庸載叨揚勵某敢不益
修身檢敬服官箴桃李無言終有成蹊之慕桑榆雖迫
亦知晚景之收儻未顛躋敢忘報稱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十四

五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孫慰祖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十四

宋 魏齊賢

葉 棻同輯

謝啟

薦舉

謝帥臣薦舉啟

孫正之

備員曹屬每愧庸虛刻奏宸庭特蒙論薦拜恩過厚

撫已增羞竊以朝廷輟禁林侍從之臣付方面藩宣之任州部既廣人才實多欲無淹滯之賢故立薦舉之法乃宣慎簡以副詳求如某者樸拙凡材支離多病雖竊賢能之第但嗟命數之奇州縣徒勞俸廩不給亦嘗通經學古而小知治體論將議兵而粗曉邊防若得用其所長蓋亦或有可取投之猥冗無所施為不圖登門遽辱推轂此蓋伏遇某官才高當世望重本朝慈利及人融三冬之愛日威稜壓世隱萬里之長城去蜀而岷峨

輕入秦而河壠重暫臨邊閩行秉政機夫何管蒯之微
獲與門生之列將有終身之幸豈惟今日之知敢不勤
修少答殊遇

謝帥臣薦舉啟

一行作吏未應絕山吏部之交千里投公何恨學蠻叅
軍之語遽拜薦章之寵爰增仕版之光謝固無私情豈
能已念慰藉之甚厚懷喜荷以交并竊以百粵於嶺海
之南五服曰要荒之外氣穢已分於庚嶠質清終變於

貪泉人不畏其四知仕咸懼其五瘴橋而化枳雖云易
地之使然薰之與猶豈免同器而俱臭以道里既遠則
在所可忽謂耳目弗知而靡所不為方數年以來所習
浸乖自近日以還此風漸革蓋監司郡守既公其賞罰
故頑夫汙吏猶知其勸懲然操牘未免於干求若刻章
尤難其取予往者雖信而來者不可信今日為然而明
日未必然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曾莫庾其肺腑揚以
言進以德舉以行然後借之齒牙苟非有灼見之明惟

恐負失舉之累伏念某脫身白屋効力仕途學術至迂而難極淹該政經甚昧而未諳詳練顧俗狀塵容之可笑亦瘴氣蠻煙之堪嗟錐之處於囊中烏能脫穎羅而致之幕下莫藉為媒自甘鷲鳥之羣誰作騏驥之顧夫何際會有此提擻茲蓋伏遇某官道以心傳仁為已任泰山北斗而為世所仰春風夏雨則在天有功樂從珠履之遊廣借布衣之譽以河內太守喜聞洛陽年少之才而水南山人起自東都多士之列遂令頑鈍亦豫

甄鎔某敢不身檢自將官箴克謹雖居乎矮屋之下在
轉之清波之中愧丈人厚而知丈人真誠垂靜聽待國
士遇而為國士報敢負此心

謝帥臣薦舉啟

林豈塵

獻光範之書昔阻昌黎之拜上平原之表誤蒙北海之
知天借蚩緣人譏造次雖公舉何私於謝然此心實感
於中伏惟今天子改乾道之初年我丞相進皇朝之故
事上元奏詩者熙陵則為狹劣難舉之戒水碓獻利者

真廟則有躁競求進之嫌蓋以風俗之所本繫於朝廷
與其士夫之所養在乎禮義利祿趨其所欲此皆庸人
鄙士之樂為廉恥有所不聞是何晚生後輩之相習投
章奏記獻諛貢佞徃徃以為得計假手為文躡等求進
紛紛至於無窮惟上之人方且熟視而甘其辭比年以
來未有振起而革其弊嗟乎成委靡敗壞之俗何以戒
馳騫奔競之徒可致太平願下大臣明示好惡之詔其
為切當側聞聖主特形寵褒之辭汗簡既書薦紳可戒

某服膺弗失勵已益恭周周仲仲以全其真矯矯亢亢而窮於智苟飾心於固陋何王之門不可曳裾悟久處於清閒飲水之子焉能挾炭漫何檢束孰是主張茲蓋伏遇某官芬澤濟時洪鈞播物登明選公而巧拙雜進言揚事舉而愛怯都捐樽榼椳闌各安所施芝參桂朮咸備其用三吐哺三握髮以下白屋乃得拔千百人之中一舉手一投足而轉清波遂可免八九年之笑顧學術未臻於該博矧吏事尤乏乎敏明豈料品題過為褒

飾蓋將勉以丹青之價故重賜以黃金之言因舍人見
以為舍人固難羞洒掃之後以國士遇而報國士焉敢
望終始之恩

謝帥臣薦舉啟

掃門以請每懷發藥之私及瓜而歸尚汗薦賢之目恩
榮外溢感忤中來竊究古今之遺編以觀輔相之高躅
制雖異好賢則同歸彼操履謀猷既絕出於一世而崇
高富貴又無待於衆人謂生才為甚難欲求備則安可

故加長養弗忍棄捐非以干譽於當時當時之譽不勝載非以釣名於後世後世之名愈益光惟我公之用心揆先哲而同軌博選人物宏大規模某門戶已衰行能最下兩取科第卒亦歸於無用四辱筮庫而不自以為窮非愚伊何可笑甚矣敢懷僥倖仰玷吹噓此蓋伏遇某官尊高而善下明察而有容推古人之用心未嘗按吏極上臣之報國務在進賢諒其無他為之可教故錫一語之重以為終身之光殆將借之羽翰欲使及其流

輩江淹之才雖盡已貽錦碎之羞陳琳之狂未衰尚有
鷹揚之意詎歎身名之晚終憑節制之尊望極神馳誠
專思竭

謝憲使薦舉啟

晁之道

博取羣才兼收下體未就河中之賦亟被於吹噓已空
冀北之羣敢煩於朝暮固知不稱祇以為慙竊以黃子
艾巧於干名遇偉明而姦不掩徐豫章頽然逃世遭仲
舉而賢益聞蓋人物有虛偽之亂真而宗工專論辨以

核實品題一定愚智不移矧位當八使之崇而名在三山之秘其所顧盼足為多士之重輕凡在薦論必得當世之豪傑笑衛青之未博止一任安憐趙勝之無功不先毛遂瞻龍媒而莫及撫羊質以空驚豈期有味之言遽及不才之木此蓋伏遇某官文雕萬物尚矜溝斷之微學貫百川猶齒堂坳之陋借以餘論揚於本朝將使企及其輩流不忍遂墮其家世勉驅駑蹇圖報帡幪載念詠之名字不昭行能甚下三冬足用求古人之所存

十毀可疑悵修名之弗立愧此青箱之學傷哉白石之
歌入許劭之旦評已叨一日仰山公之啟事終冀不孤
敢廢此誠猶期異日

謝憲使薦舉啟

下邑勾稽猶未書於初考外臺收錄遽先諾於首章矧
自發於齒牙不待披於心腹雖高風所激已驚世俗之
流然小器何堪或累人物之鑒寵踰望表愧溢情涯伏
念某少孤無依長貧有累五隨計籍志已厭而僅酬一

試詞場業未精而宜黜方拘巖邑猥抗塵容敢說古人
鸞鳳之棲甘為俗吏牛馬之走然情雖親而衆忌况迹
本孤而易危讒敢尤人咎當責已所賴高懷之洞見遂
令巧譖之不行雖免蹈於危機乃更蒙於華袞文詞甚
俚誤蒙瞻蔚之包操履未純敢竊端方之譽共為咨歎
良有夤緣茲蓋伏遇提刑察院先生氣勁而量闊體冲
而韻粹白對宣室辨朝廷邪正之情擢居憲臺究國家
沿革之制更游漢省薦歷周原謂澄清使封殆哲人之

細事而持擣士類尤君子之盡心曾是孤蹤早蒙清睇
屬茲移節即賜剡章某敢不緣此吹噓痛自洒濯士有
窮通而志馬可易官無小大而道皆足行知我惟春秋
既累品題之末先進於禮樂更希藻飾之餘

謝憲使薦舉啟

熊子復

京秩之薦首及冷曹使軺之臨面付華牘蓋門墻舊物
不忍遺棄故縉紳公論皆為嗟嘆受寵最隆負愧良劇
伏念某幼承先子之訓粗能誦書長從諸生之游猥學

干祿五上纔竊於一第再調又需於七暮竭米泮林竊
食郡廩分教幸無他責著書聊用自娛雖人莫已知志
賢器而愈勵然歲不我與髮種種而寢衰適當今使華
之賢迺疇昔師模之舊惻然矜念孰撼成謀驟爾薦論
何庸宿諾豈惟得此而無垂成之缺庶幾用是而有平
進之階熙然生寒谷之春煥乎光末路之景此蓋伏遇
提刑敷文秘監中正不倚高明有融警欵足以折千載
之疑吹噓足以振萬物之滯遂使極陋亦將稍伸重念

某學未明性而惟故事沿襲之搜尋辭未知理而惟斷章駢儷之摹倣猥誤春秋一言之寵尚希禮樂先進之從

謝漕使薦舉啟

鳳城下幕方深叨譴之虞鸚剡首封開預薦論之品一言借重四壁生光得非所期喜不踰愧竊惟中興真主講求紀綱於前人舊德名臣錄用子孫之賢者以正規摹之體以激忠義之心以尚考典刑之存以無忘基締

之舊大則登庸行殿鼎鼎萬幾次則委重外臺權衡百
史凡揄揚之藻拔皆英俊之陸沉宜得可人以當公選
某才非適用學不通方分得數以最奇加趨時之獨拙
十年選調徒勞州縣之冗員三相家聲常愧箕裘之忝
祖無以奉北堂之日膳急於趨南國之星曹夙夜米鹽
心惟自赤提攜塵土眼復誰青欲枉尺以直尋生憎薄
俗任跋前而疐後絕望亨塗豈意遭逢有茲特達恭惟
某官名家偉器命世英資以從容適時之才而周旋當

世之務木牛紅粟已聞五嶺之富强金馬清班行副九重之注倚無虛已以薦士乃上臣之事君君采寒谷之菲葑忘其下體種盈門之桃李借以餘輝致此枯荻與乎和氣固當加策操履不負於聖時倘未蓋棺踵頂盡由於恩地

謝漕使薦舉啟

胡長之

甌函朝出未能上自達之書泰谷春回政有藉吹生之律薦黑儀驚其誤寵報環敢負於深恩竊聞先生長者

之言可為小官下吏之戒歐文忠公則日有差使不得避
事呂文正公則日但勤職便是求知故前輩之子弟惟
尚於恬藏何今人之父兄反心乎奔競蓋權勢之黨多
貪於躁進此薦舉之法仍壞於干求與之既徇其私議
者輒付以笑且如奴顏婢膝媚子皆預於品題况竿牘
苞苴小夫例為之汲引弊既若此人其謂何如其取之
以公而請託勿庸與夫觀其所行而藻鑑不爽則素餐
無至於濫而清議亦有所歸智者可與道而俗士難言

賤子請自陳而丈人試聽某之學荒蕪而無所殖某之才臃腫而非其長布帛僅免於酸寒纓笏遂牽於羈繫不苟求速化之術亦已失自高之心居數月而致二生難齒於洛陽多士之列舉四人而得三相每想夫河南同官之賢自甘隨鷲鳥累百而成羣豈有顧騏驎十倍而增價能以國士而遇我幸而恩家之有人茲蓋伏遇都運中大先生吾儒宗盟斯道祖述胸襟洞達而涇渭別眇昧甚明而皂白分魏舒於魏氏無他蓋同縣惟善

所在韓愈以韓泰自代雖共姓何有於嫌於葛藟欲此
本根謂草木則同臭味猥憐族類收入門闈尚惟箕楚
之未辭豈免塵埃之自辱當勉厥志無累所知

謝漕使薦舉啟

評才郡正不預於上班較藝明庭纔叅於下列甘抱微
官之責敢興沈俊之嗟居然窶貧玷此嘉舉發身有自
省已良慙伏念某起自單門最為孤進鈞姿甚頓濁慮
至昏作書幾至於穿鉅讀律未知其臬首一親靴板坐

困簿書祿罄斗升劾亡絲髮善事在位有愧盧叔倫殊
乏吏能不減李文博衰顏錯莫老態酸寒最為小吏之
輕頗遭官長之罵適逢使節來領計臺阻奉威嚴闕申
候問直貽訶斥乃分之宜翻辱吹噓起意之表汎觀前
代號為得人不窺照乘之輝必睹騰霄之氣未有跋跋
於下吏冉冉於衆人寂爾陸沉浩然天隱雅非半面曾
未立談而便借羽毛驟加丹雘盡識荆山之璞不遺滄
海之珍在昔所難於斯為盛茲蓋伏遇某官宏材穎脫

雅量淵冲士服其議論風生上謂之智畧輻湊是宜妙
羸縮之計不假牙籌成飛輓之功無煩木馬謨明若此
藻鑑寧逃故能力幹狂瀾大闢公道濁涇清消盡入於
品裁大旆小罽悉隨其器使至如某者尚塵推轂亦使
著鞭謂宜從軍於侯藩遂可脫身於簿領謀畫婉婉寧
慙方駕於古人書記翩翩妄意追驂於作者

謝漕使薦舉啟

史伯鎮

蓋聞貴德所以敬賢報恩莫大薦士何可專也至誠惻

怛不敢驕以謂當然極力推挽唯恐後故為士者求於
已無求於上而在位者惟其才不惟其私前輩所以揚
聲而後生因之砥節風流既邈趨競實繁意此道之弗
回抱遺編而深慨公未忘古士亦蒙休自顧么微尚思
奮起不自知其蹇淺竊有志於高深處世之具彌疎叩
門之辭愈拙不謁而獲久見笑於輩流終無可言久自
安於貧賤獨嗟窘步孰云騏驥之不乘僅庇一枝豈有
蠶蠅之能化敢期觀采辱在薦論題評過優位勢增重

使絕榆枋而決起遂忘樗櫟之弗堪初無自鬻之言又
乏先容之助凡所蒙者盡公賜之此蓋伏遇某官志並
古人義高當世惟能舉其類蓋英髦已備於胸中自薄
責於人故疵賤不忘之度外流根膏雨何止沾一溉之
功斂衽後塵不敢効衆人之報

謝漕使薦舉啟

崔德符

青雲仰附當外臺咫尺之間華袞垂褒出衆論尋常之
表久甘自棄益愧兼收惟與人名實之兩全期舉世是

非之一定雖曰無疑於按劍猶當稍試於彈冠倘觀行
以言審若仲尼之聽則惟親與舊何傷祐甫之明妙東
若斯欽承疇可伏念某冥頑天拙牢落地寒少䟽燈火
之勤勞長困塵埃之膠擾幸扳雅素獲近老成從賀監
於稽山實由早歲事常公於閩徼靡待先容以自惟無
益之辜知久要不忘之比譬之草木感氣類之相同雖
有絲麻稔初終之未棄更紆直指辱玷公言昭告於上
大夫克為金蘭之永好受命於下執事卒陪裾履之後

塵方請代於瓜期得厚歸於綢載此蓋伏遇某官評推
月旦識抱陽秋表九品於古今人無異議頌六條於郡
國士有特招每憐覆手之紛紛獨致古人之戀戀強求
片善俾勿遐遺某敢不躬蹈素聞勉規末效考泰爰之
初象於以彙征歌木瓜之三章豈有厚報

謝漕使薦舉啟

李仲信

惟愚不肖既賤且踈於何因緣遽辱論薦且林宗之識
季偉尚得諸容貌之奇至子產之拔驥明亦謂其言語

之異豈有秦越相望姓名僅通畧其朴野之足羞被以
光華而不惜歡欣受賜感歎興嗟奮乎流俗之中見此
古道之復伏遇某官德業隆厚所性者天鑒裁分明其
朗如月徒收朽骨以市駿故忘下體而采葑粵此陋人
乃有不求之得播諸英彥肯忘自好之心方將入應風
雲見用舟楫願盡收南畝之士使皆為東閣之英匪但
小生獨膺大賜

謝漕使薦舉啟

陳阜卿

西河橫經未識門戶北海薦士猥先輩流非所堪任祇以慙歎伏念某受才樸拙與世濶踈譽未信而毀可疑志雖修而身愈困窮年簡策所得乃古人糟粕之餘妄意事功未識夫賢者文武之大憶昨奉檄闕陝曳裾藩籬親聞名理之言勉期千慮陰借吹噓之力稍浣百憂而窮能累人公亦懼謗都城飛雪裁陪樽俎之歡秦嶺分符坐歎門牆之遠豈惟寡與殆且息交偶塵庠序之游復在按臨之列未酬恩德嗣辱薦論惟知音會遇之

艱難初非力到則不肖始終之僥倖顧豈人為此蓋伏
遇某官博辨而有容高明而善下知其遲不及事本非
近名察其愚無他腸頗知為己故收舊物稍振窮途某
敢不益勵前修更期來効駑駘未老終諧希驥之心頑
鑿難工尚有發硎之意

謝漕使薦舉啟

張全真

茲職儒官曾愧駭犀之譽陞名京秩更叨薦鶚之榮左
右吹噓始終成就竊以厥初受氏姬姓最先自古尊賢

周公莫盛惟握髮吐哺以招延多士故制禮作樂而輔成太平餘芳襲於後昆盛德傳於百世有能繼者是以似之恭惟運使太傅道贇人文才堪王佐其來有自襲魯國之名宗有開必先踵濂溪之餘慶蓋惟推賢揚善者固宜有後而激濁揚清者乃其所長皮裏陽秋皜皜乎不可尚已胸中雲夢休休焉其如有容每嘉善而矜不能故舉直而錯諸枉夫何踴涼之貞誤蒙個儻之知伏念某器小才疎地寒官冷未剗心於大體徒刻意於

高風素無落落之奇寧有飄飄之氣為貧干祿既壯登
科刀筆何工方以三尺法而從事簡編旋棄豈知一卷
書而立師偶登元禮之龍門遽瀆行成之金鑑自外臺
而剡牘即泮水以備員溫故知新豈謂教而不倦離經
辨志庶幾學者有成董惟謾欲潛心邊笥詎能滿腹知
名教有樂地望絕覬覦視富貴如浮雲志慙饕餮顧盤
根錯節之無用豈聳壑昂霄之可期誤遭許子之品題
重辱山公之故事雌黃冠衆聲價增前蕞爾何堪凜然

失措敢不益脩身檢恪守官箴顧來事之可為庶古人
之必慕繼自今日效黃雀以報恩誓將終身附青雲而
致顯

謝鹽提舉薦舉啟

李元應

老而無用久欲歸耕采言不遺誤蒙徒愛特憐半面之
舊遽形一字之褒才無所長言過其實嘗謂棲窮閭者
皆弱羽故尺鷃飛翔不離蓬艾之間生名山者無凡材
故新松萌甲已凌霜雪之上金玉不言而人自貴管蒯

並蓄而用有時苟非不以貴賤易心孰肯尚以孤寒在念
茲蓋伏遇某官至誠接下屈已求賢以恩行法而法不
掩恩以義理財而財不害義謂報國莫先乎舉善惟得
士乃可以興邦故兼干慮之愚亦有萬分之得某敢不
益堅素守勉繼前修敝矣青氈雖惜王家之舊物焦然
黃髮豈追秦國之謀人誓竭懦庸終圖報効

謝茶馬提舉薦舉啟

耿元鼎

青衫從事初亡一日之長華袞薦童遠辱五雲之妙捫

心知愧洗骨篆恩竊以事君莫大於得人為士最難於
知己呼廉作溷伯夷與盜跖同科以贗亂真虎賁有中
郎之像故相者舉肥而驥足空老鄉人銜璞而鼠腊稱
珍然誰終混於常流政自未逢於哲鑑能舉善類莫如
巨公如某者藝圃朽株化爐頑鑛半生清苦功名屢歎
於悠悠萬事朱愚歲月復嗟於冉冉笑華顛之欲盡喜
壯志之未衰鴻雁從游持節未忘於昨夢茱萸徧插對
床已負於初期心如谷黍以長寒身與塘蒲而共晚甘

為世棄寧有已知豈大賢何所弗容宜衆人之所不識
季布百金之諾誰為蝸木之先容劉公一紙之書不待
祥金之自躍夫何僥倖有此遇逢茲蓋恭值某官德宇
邃深量陂凝遠流錢地上游揚原隰之華轉粟關中方
慶風雲之會何尚煩於遠使欲均布於寬恩會空冀北
之馬羣肯借江南之鷹爪旋奉甘泉之嚴召入為建武
之名臣凡有寸長不忘甄錄致如鼠伎亦玷鸚書某敢
不荷德如山持心若水謂西柄有酒漿之挹慙負虛名

於東隅責桑榆之收誓酬素志

謝鹽提舉薦舉啟

一字之贈以為褒敢虛其辱千乘之賦可使治蓋非所
長忖已自慙藏心有感惟人生五馬之貴而東方千騎
之榮析圭剖符所以重一州之權增秩賜金然後補九
卿之缺典故猶循於次序班資烏得而覬覦其間固嘗
分權知發遣之名此外亦自有陞陟任使之舉進職雖
由於階次陞用實藉於梯媒伏念某世故備諳宦情如

許齊戍之瓜屢徃漢庭之竹幾分珠海金山課難登於
南庫園禽池草夢不到於西堂方自愧於素餐豈誤蒙
於清舉茲蓋伏遇宮使龍學侍郎先生上學神聽至道
心傳點爾何如異乎三子之撰參乎曰唯得於一貫之
間領袖諸儒範模後進深憫衰遲之迹特貽剪拂之私
一顧而價已倍增屢薦而願求入宦惟賢者必引其類
恐或受二毛之侵雖老夫尚堪此行畏未免羣口之誚
當修厥職無負所知

謝鹽提舉薦舉啟

素懷自獻樂聞吏部之文章清舉有光復見山公之啟
事雖喜而抃亦得以驚竊惟二千石之良蓋為千萬戶
之福自歷代以來號稱循吏而本朝之選多用詞人清
時雖重於薦敷常制尚拘於序進將以簡能而受智庶
乎覈實而考名必先藉推轂之由然後膺握符之任伏
念某生平游宦老景侵尋屢分共理之憂未免催科之
拙惟銀甕石臺之所在總金山珠海之攸司戒石在前

敢謂下民之易虐貪泉自酌詎以千金之可懷每黃芽
青草之堪憂豈皂蓋朱轡之敢望奚料持籌之暇不忘
舉善之能茲蓋伏遇提舉尚書忠襟坦夷德宇泰定經
術以飾吏事議論蓋有古風簡要清通已見於二十年
之後公方識量相望乎千百載之間胸中先別其涓涇
筆下仍分於朱墨憐茲老鈍示爾提撕惟恐其受二毛
之侵謂可以治千乘之賦載深悚悸亦有因緣

謝提舉薦舉授教官啟

陞蓮幕之初階既資提掖補片宮之冷職亦藉吹噓施
厚淪肌感深銘骨竊以州郡之選從事漢庸別於吏材
學館之置廣文唐式優於賢範當本朝之盛際刺異代
之彛章設寄祿四資而換職官始於崇觀創典教一員
而領鄉校起自熙豐外由牧守之薦敷內自廟堂之差
擇是必精明膺敏方脫簿尉塵埃之勞博洽粹溫乃迪
師友淵源之奧豈容猥陋並冒超逾伏念某晚獨奮於
寒鄉少自迷於俗學窮年兀兀半世遑遑逮既櫻於簿

書幾遂廢於筆硯壁萬仞而獨立第招讒怨之多山一
簣而垂成方念知憐之寡屬使指出持於英蕩而孤蹤
得傍於門墻曾微毫髮之裨屢借齒牙之譽遂使銓曹
序進視小州賓佐之寮巖廟陶成玷近甸師儒之選此
蓋伏遇提舉大中英豪間世輔弼名家胸次容萬頃之
波毫端扛百斛之鼎外臺問俗惠已徧於閩封前席告
猷班即通於禁從坐致溝中之斷稍為席上之珍重念
某需次五期將累百指倘矜憐於舊物重收拾於窮途

則飲露食英庶免羈人之苦薰香摘艷尚窺作者之工

謝度支薦舉啟

比通鈴吏方願與於執鞭親奉塵談乃曲成於推轂顧
脂韋之未學無根柢之先容猥辱品題茲為幸會恭惟
某官鍾時間氣為世通材望蓋東州亦顯中臺之舊職
官分右省兼參外府之清班暫持銅竹之新符出領米
鹽之要壤食華薦綺士知三舍之榮移檄行蝗農保萬
箱之富曲軫頒宣之誠意不緣期會之虛文名重吏師

惠歸民父政期成於五月人託庇於二天雖課最於列
城亦才高之餘事心不離於魏闕迹偶滯於周南每
形天語之丁寧茲見上心之倚注賈生遷久行瞻宣室
之光汲黯眷深姑借淮陽之治方恐終身之醬甑遽承
一顧之鹽車不惟蒸菌於朽株更復借暄於寒谷徐孺
子絕衆賓之禮雋不疑為屬吏之驚念惟何人驟辱此
賜自輕違於坐閣猶未出於提封犬馬情勤遐劇軒墀
之戀雲泥勢隔難忘夜雨之親緬惟葦籥之迎寒俯接

金
卷三十四
海隅之納日適棠陰之鼎暇宜椿壽之增榮莫繼下僚
贊豈弟宜民之政願同子弟揚中和樂職之詩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十四